



苹果文丛

河边的呼唤

钱国丹 著

中短篇小说集 名家名作 张海君 / 总策划

PING GUO WEN CONG



吉林大学出版社



河边的

中短篇小说集·名家名作
钱国丹◎著

呼唤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边的呼唤 / 钱国丹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7

(小说读)

ISBN 978 - 7 - 5601 - 8748 - 8

I. ①河… II. ①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8826 号

书 名: 河边的呼唤

作 者: 钱国丹 著

责任编辑: 朱 进 责任校对: 黄忠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8748 - 8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2 年 8 月 第 1 版

2012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苹果文丛

中短篇小说集

人情练达即文章——

为钱国丹小说集《河边的呼唤》序

冯 敏

现实题材的小说难写，难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家要用作品及时回应，并迅速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难在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具有命运感的人物，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生存困境并挑战各种道德疑难。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了解和熟悉生活，因为小说中许多动人的细节是关在书斋里想象不出来的。我是做编辑工作的，平时总跟作者讨论小说作法，语言张力啊结构章节啊视角转换啊什么的。而那些关于小说作法方面的经验只可用作写作训练中的参考，也只对初学者尚有些帮助。但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根本不靠小说作法写作。靠什么？靠学问。有一种学问家是研究型的，寻章索句深文周纳，这种人坐得住冷板凳，一盏孤灯两鬓白发，我佩服；还有一种学问家是实践性的，把整个社会人生作为研究对象，世事洞明把握大局，我崇拜。优秀作家应该是后一种学问中人。作家的学问是对生活的理解和表达，是对人生相对固定的看法，即人生观和价值观。

钱国丹之前已经有数本中篇小说结集出版，现在，《河边的呼唤》又即将付梓，我为之欣然。她嘱我为本书作序，出于对她素来的景仰之情，我大言不惭地应承下来。待通读完作品对着电脑敲字时又很惶然，我在心里暗骂自己：“hode 不住了吧？让你得瑟，该！”钱国丹经见得多，社会生活的林林总总，岁月人生中的甜酸苦辣，这些经验不仅沉淀为坚实丰厚的写作底蕴，并转化为一种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同时行文过程中时时流露出她内心世界中的累累划痕。人活不出这个境界，理解不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话的含义。尘世中万物不论大小都是一个世界，脱不了“理”字；天地间一草一木皆有梵性，逃不出“情”字。对情与理的追问必然通向意义的层面，所谓“文学性”大体如此。通读钱国丹的小说，感觉她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对那些处于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之外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妇女和孩子，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和

同情。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变通一下叫作；写丑容易写美难。读这本集子，我不期然地走进了钱国丹的世界，一个有着深刻人生经验的世界，一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想象的世界，一个美的世界。面对这个世界时，我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我一直有个相当固执的看法，即人要有现实感。普通人丧失了现实感就难与别人沟通交流，譬如看年轻人总觉着不顺眼而拼命压制，这样的人就是九斤老太。而作家丧失了现实感，其作品就会隔靴搔痒处处不着调，一个破主题他能絮叨30年不烦（作家不烦可读者早烦了，不是给钱给烦了，而是听话听烦啦），磨磨唧唧不招人待见。看钱国丹的小说，感觉她的心依然年轻，从作品立意到人物设置，从情节铺陈到细节描绘，都体现着她的思想观念与时代同步，她是个很有现实感的人。

这本集子共收录了五个中篇，通读下来感觉信息量很大，涉及相当广泛的社会生活层面和相当长的历史跨度。《惶恐》写的是一个叫郑守田的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的惶恐不安与内心阵痛。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郑守田的土地被征用，换来的是一编织袋的钱。面对这么多钱他不知如何利用，一想起来就“尿急”。世代为农的他由衷感叹道：吃遍五味，盐好；走遍天下，田好。这个小人物的惶恐，形象地概括了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之躁动与焦虑，其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意义便凸显出来。

《河边的呼唤》是一部很有深度的中篇力作，小说围绕着一对性格迥异的堂姐妹和一个弃婴养育问题次第展开。女婴的身世始终是个谜，她到底是一对农民夫妇的？还是一位立志“向上”的女镇长郑鹬歌的？抑或是视她如性命（最后的确是拿自己美丽的生命换回女儿生命）的那位善良的农村女教师郑青禾的？故事扑朔迷离，情景委婉生动，作品反映了农民工生存的艰难，剖析了“心比天高”的郑鹬歌的无奈和付出，牵扯出一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纠结，角度和立意不可谓不新颖独特。

《遍地阳光》则展示了人性中更为深刻而丰富的层面。在社会发生巨大嬗变的背景下，没有哪个人的命运能够幸免于时代的漩涡。然而，总会有人性的光辉于暗夜中默默站立，这便是《遍地阳光》中伤痕累累却又忍辱负重的“灰灰”。她本来是一个过早被损害的畸零儿和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却不自觉地以自己的真诚而善良的天性，瞪视着陈年老屋的尘埃蛇鼠与当下生活中的恶浊俗流。卑微而残缺的小人物霎时高大起来，如同冬夜原野突然出现的一盏微明灯火，让迷茫痛苦的人们不至于对这个混乱的

世间过分绝望。

《小城忧伤》则展示了在急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一对老同学面对纷至沓来的人生际遇时，表现出的猝不及防与张皇失措。婵娟与双馨本来是一对不同风致的美人儿，尚且有共同的人生起点，生活本来可以沿着惯性简单而安静地延续下去。然而时势弄人，当社会发生重大转型时，人们的命运亦势必发生急剧变化，打破甚至颠覆了旧有的人情亲情结构。暂时被抹平了的身份等级，又在新时代变得壁垒森严。而深藏于灵与肉深处的男女情愫，却冲破维系世俗现状的羁绊，变得越发狂放而热烈起来。被命运重新组合后的人们各得其所，生活还在延续，太阳照常升起。

而《人在天涯》写得尤其感人，我读罢这篇小说后呆坐无语，真的被打动了。它写妇女儿童，它写底层劳动人民，它写母性胸怀的博大和母爱的光辉。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对农民工夫妇，男人叫陶三河，女人叫宋紫英。当陶三河被临时调到外地去搞水泵检修时，故事主要围绕着宋紫英来写。人物带着自己的历史和情感经历闯到我们的面前，从爱的初吻到身为人妻，从用自己的乳汁接济别人的婴儿到为付自己孩子的医疗费而偷偷卖血，这个女人在人格上是独立的。钱国丹似乎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写尽这个女人的一生，道出了她作为母亲的全部幸福与辛酸。这些处于主流话语之外的“边缘人”，其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性的复杂性被形象地披露出来，其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钱国丹的小说，总是书写一代人的命运史和心灵史。作品将各色人等的生活轨迹，深深镌镂于时代的花岗岩底座上。其中昭示出的隐喻有如符谶，让读懂它的人唏嘘感慨又悚然惊心。

曾几何时，“底层写作”在初始阶段还只停留在故事层面，作家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也仅仅出于道义上的同情，其人物形象也趋于扁平。可几年下来，底层写作的主题在深化，“底层写作”开始出现一批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了。作家们开始注重揭示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理想情怀，写他们对待婚姻爱情的态度，写他们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作家们对底层民众的看法也趋于理性，譬如《人在天涯》中的底层民众形象就比较复杂，既有宋紫英这样的伟大母亲，也有王大掌这样的热心男人，还有流氓无产者苟老大。这是“底层写作”在创作实践中的可喜变化，钱国丹的小说无疑体现着这种变化，这样的努力就使得“底层写作”变得日益丰富多彩。

我一向认为写作这种职业比较适合女性，因为女性的直觉好于男性，

女性笔下的世界更加细腻敏感。如果说男性作家的深刻在于思想的高度，那么女性作家的深刻则在于情感的深度。男性作家的思想理性是悬崖上盛开的花朵，诱惑男人们不辞劳苦地攀登，同时还要在摘取智慧之花后完成向感性地面的凯旋，把思想理性付诸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让形象大于思想和理性，这对男性作家来说更难一些。而女性作家却省略了这个过程，她永远达不到男性作家的理性高度，因为她并不需要那样的高度。女性内心世界的丰饶远远超过男性的想象，这是女性作家的写作优势。鲁迅把女性的丰富复杂归结为三性：妻性、母性、女儿性。妻性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文化规定，是一种社会角色，并非女人的本性，只有女儿性和母性才是女人的天性。纵观这30年来的女性写作，写女儿性的作家如过江之鲫，而写母性的作家却寥若星辰；关注张爱玲的很多，关注托尼·莫里森的却很少。正因为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以她沉深博大的母爱情怀批判种族歧视制度，才当之无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情感批判的锋芒和力量丝毫不亚于男性的思想理性批判。这对中国女性作家来说应该具有启发意义，停留在女儿性的写作层面，影响着女性写作向纵深方面发展。说得再直白些，女儿性的核心是撒娇，母性的核心是承担。钱国丹的作品之所以有分量，就在于她的写作明显站到了母性的叙述立场，这是一种深刻。

钱国丹的这本集子，记录着她多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艰辛跋涉的步履，这本书也是她精心孕育抚养的“孩子”，可喜可贺。当然，一部文学作品出版后，她就不再属于作家本人而属于公众了，如何品评只能交给读者交给后人。作品就像一个人一样，有着属于她自己的命运。也许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有那么一个学者在浩如烟海的典藏中发现了这本书，并重新为她做了阐释，我想有这个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文学作品的意义：她不仅记载着风俗，也记载着心灵。

是为序。

2012年5月25日 于北京

冯敏，著名文艺批评家。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为《小说选刊》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

目 录

人在天涯	1
河边的呼唤	37
惶 恐	80
小城忧伤	113
遍地阳光	148

人在天涯

这个海边的小镇名叫“天涯”。乍看到立石上那两个涂了红漆的大字，宋紫英竟然有置身梦境的感觉。

宋紫英从苗岭山区来到这里，还不到两个月。

泵厂宿舍很小，靠墙是一张单人木床，宋紫英母子仨来了，陶三河就在床里壁加了块半米宽的木板。破旧的写字台在窗下横着，比窗子宽出了许多，宋紫英开关窗户或隔窗传递点什么，总要趴在这写字台面上才行。

此刻，她倚在写字台的右侧，左臂搁在桌面上，身体顺势倾了下去，她的脸离窗户很近了，她甚至闻到了窗栅淡淡的铁锈味儿。

这是个星期一的上午，天气很好，海鸥喧哗着，在码头的船帆中忙碌地穿梭。卖海鲜的女人正从窗外经过，竹篓里的螺啊贝啊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

陶三河在窗外说：“靠近些，再近些。”宋紫英有点勉强地把脑袋往外挪挪。阳光投射在她青春亮丽的脸庞上，睫毛的影子闪烁。陶三河想，老天爷真是伟大啊，居然能创造出这样美好的女人来！他赶紧逮住了宋紫英的嘴唇，狠狠地嘬了一口。

其实在3分钟前，他们才刚刚吻别过。只是陶三河经过围墙外自家的窗口时，总要这么找补一下。这样的隔窗之吻由来已久，陶三河一直热衷于，宋紫英也乐意配合，并放肆地享受那种让她心灵震颤的快乐；可是这一回她却找不着感觉了：妞妞得麻疹高烧3天，医生嘱她小心照看着，若出现意外就赶紧再送医院。

宋紫英站在窗口，目送着丈夫的背影远去。他快到那个小小的妈祖庙了。庙前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砂石路，向西通往热闹的街区，向东就是码头了。

悠扬的汽笛声在空中回荡，宣布着轮船就要起航。

陶三河是被他的老板派往白鲸岛去的，那里正在建造一个颇具规模的

度假村，建筑用的几台泥泵出了问题，一个又一个的告急电话打得厂长屁股冒烟。三河这一去不但要修好白鲸岛的泥泵，还要去黑鲸岛、蚂蚁岛、桃花岛转转，岛上缺水，民用水泵性能好坏至关重要，所以没有十天半个月不能回家。

蚊帐低垂。宋紫英回到床上，抱起哭歪歪的妞妞轻轻地摇着。老家的长辈们都说，得麻疹的孩子见不得风雨经不起惊吓，须得日日夜夜地护着搂着，时时刻刻罩在帐中才行。半岁的儿子壮壮趴在床的另一头，荷藕般的四肢滑稽地撑着，他在努力学习怎么坐起来。

宋紫英小时候也得过麻疹，具体的印象模糊了，唯一的记忆是非常非常的难受。老人们还说，大凡孩子都躲不过麻疹这一劫。出麻是一场战役，光靠孩子自身的力量是打不赢的，得一家人全力以赴同仇敌忾才行。

可是陶三河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远门了。

宋紫英来天涯镇之前，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海，她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住到海边来，天天看云卷云舒，夜夜听潮起潮落，一呼一吸全是海的咸腥味儿。现在老公不在家，孩子又病得这么重，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天涯海角，她再怎么给自己壮胆，心里还是惶惶的。

8平方米的屋子，低、矮、潮、霉，还活动着各种各样不讨人喜欢的昆虫。这些上世纪的“大寨屋”，像一节节废弃的车厢，被扔在小镇的边缘，陶三河的老板把它们租下来既当厂房，又当光棍们的集体宿舍。打头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供陶三河和另一位带家眷的八级工匠居住。

陶三河自幼父母双亡。大哥大河、二哥二河都年过四十了，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三河长得帅气，脑袋也好使，他十几岁就自带包谷粑粑到县城机械厂当学徒，几年下来，车、钳、刨、铣样样精通，还能对付着给机器零件绘图，应该算是一把机械好手了。可是宋紫英的父亲却特别瞧不起陶家，一见他们兄弟就挖苦说：“你们家的运气坏就坏在名字上。掏一条河是上头派工，掏两条河是卖苦力的干活，掏三条河就是戴罪之人了——只有上辈子伤天害理专干坏事的人，今世才当掏河工！”

其实陶家兄弟并没有一个是掏河工。父亲对掏河工的认识是从一本古书上看来的，他就拿这故事来编派他不喜欢的邻居。老宋头的骄矜源于他家两个女儿。若干年前，他老婆挺着个大肚子去割草，一不小心就把一对双胞胎女儿生在紫云英地里，就起名叫紫云、紫英。粗茶淡饭地养着，却把两姐妹养成了方圆百里的大美人。

紫云、紫英刚刚初中毕业，提亲的就把门槛给踏破了。老宋头对双胞胎姐妹谆谆教导说：“女儿家嘛，在家从父，找对象呢，要‘从政从商’。

什么叫从政从商？就是要找官员找大款做老公”。“要不，这美人胚子不就白长了？要不，我供你们读到中学毕业做什么？”在他的干预下，姐姐紫云和一位叫胡希礼的药厂厂长谈上了，而紫英脾气倔，死活不肯和前途十分看好的姚副乡长见面。

老宋头想，二姑娘爱到后山的林子里去，回家时手中不是提着一袋野生栗子，就是拎回一只野兔。姑娘家捡栗子并不稀奇，可是野兔是哪里来的？那一天老宋尾随着紫英去了后山，他发现了在那里侍弄板栗树的陶家老三。当时的天气非常闷热，知了在枝头赌气般鸣叫，陶三河捡起块小石子随手一扔，知了应声落地，紫英就欢呼雀跃着去捡。陶三河上蹿下跳左右开弓，知了就着魔般纷纷下坠，陶三河的动作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让人觉得是山里的鹿神在舞蹈。

那一晚，老宋头的饭桌上就多了满满一盘的油炸知了。擦过油汪汪的嘴巴，老宋头点起一锅好烟之后，就对女儿说，不许再去后山了。紫英调皮地问，野味不好吃？老宋头不高兴了，说，想用知了把我套牢？没门！然后他斩钉截铁一字一顿地说：你一定得从政，必须得从政。紫英又是掩耳又是顿足，说，不从不从就不从！老爷子哼了一声，说，你死了那条心吧，你就是瞎了瘸了神经病了，我也不让你进陶家门！宋紫英问，凭什么？老头儿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傻的人了，喜欢个穷光蛋！宋紫英说，我不怕穷！老宋头喊道：可是我穷怕了！宋紫英说，你嫌贫爱富！老宋头说，我就是嫌贫爱富，谁不嫌贫爱富谁是蠢驴！

老爸这般无耻，宋紫英被噎住了。老宋头继续说，再说陶三河心眼也太多，嫁给他你要吃亏。宋紫英说，那是他聪明！胡希礼心眼才多，都不知娶过几任老婆了，还说自己是红花郎，你就不怕姐姐吃亏？老宋头恼羞成怒，他把铜烟锅在台阶上梆梆地敲着，敲得火星四溅：反正我不能让那小子空手套了白狼去！

宋紫英的心也凉了，自己怎么就成了白狼了？

为了斩断这对年轻人的情缘，老宋头请了工人，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装上铁栅。白日里他就拉了条板凳，坐在大门口把着。心想二女儿就是变成蝉儿，也飞不出他的手心了。

两个年轻人虽然到不了一块，但还是能找着机会交流的。老宋头坐在前门，陶三河就溜到后窗，一连几小时给宋紫英灌输甜言蜜语；老宋头出门巡视了，陶三河就猴子般蹿到路旁的树上，居高临下对着那个嫌贫爱富的秃脑袋吐唾沫子；老宋头回到屋里，宋紫英把闺房门插死了，老宋头贴

着女儿的门，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

那年七月初七的夜晚，老宋头把大门一锁，早早地回屋休息了。两个年轻人窗里窗外的，一丝睡意都没有。宋紫英趴在窗下的小桌上，仰脸望着茫茫银河，心也像银河里的星星一样忽明忽暗。陶三河故作神秘地说，我听见牛郎织女说话了。宋紫英问，说什么来着？陶三河答，说你前世就是我老婆，今世是来世还是，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是王母娘娘来了，也拆散不了的。宋紫英啐了他一口，陶三河却冷不防地逮住她的嘴唇，完成了人生第一吻。

那是怎样的一吻啊，眩晕，战栗，像被雷击中一样，浑身着火，脑袋嗡嗡作响，身体没了重量，飘飘悠悠地飞向太空……

妞妞很烦躁，小小的眉头拧成两个小小的疙瘩，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疹子。疹子最先出现在妞妞的嘴里，然后是两个额角，脸面，再顺着脖子向下游走，满了胸口和后背，现在快到腰部了。只要它们平平安安地出到手心和脚心，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可是，会不会出现意外呢？宋紫英唯一的弟弟就是得麻疹死的。想起这个，宋紫英就心惊肉跳。早饭时，她曾忧心忡忡地对丈夫说，三河，你还是不去白鲸岛了吧？陶三河说，老板派工，我敢不去？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的啊。

宋紫英也珍惜丈夫的这份工作，如果没有这份工作，她们夫妻至今还分居两地天各一方。可妞妞的麻疹让她心里没底。她说，三河，我怕。陶三河说，别怕，如果妞妞病重了，就快送医院，天涯镇医院离得近，不像咱们老家要翻山越岭的。宋紫英说，我送妞妞去医院，壮壮怎么办？陶三河想了想，说，请对门南阿娥帮帮忙吧，我回头谢她。

宋紫英还是发愁，她发愁的样子也很好看：眼圈红红的，眉毛戚戚的，眉尖儿微微上扬。陶三河心疼地抱了抱她，说，好了好了，妞妞不是城里小姐，她没那么娇，再说吉人自有天相，老天会保佑她平平安安的，啥事都没有！

码头传来长长的三声汽笛，船开了。宋紫英叹了口气，她强打起精神，哼起《小背篓》来。她喜欢宋祖英，大凡宋祖英的歌，她都能唱得下来。这些年，她把《小背篓》当成摇篮曲来唱，妞妞听到这首歌，应该会好受些。

壮壮哭了，伸胳膊踢腿的，他是饿了，该给他喂奶了。宋紫英放下了妞妞，把壮壮抱出了蚊帐。宋紫英身体健康，条子极好，两个乳房紧紧的

挺挺的，不戴胸罩都很漂亮。且乳腺发达，乳源充沛，她喝菜汤也下奶，吃泡饭也下奶，天涯码头的小鱼小虾便宜，她买那么半斤八两的做汤吃了，乳汁更是多得稀里哗啦的。

对门飘出阵阵肉香，南阿娥又在炖什么好吃的了。南阿娥的丈夫是附近乡里人，他少言寡语的，技术却十分了得，虽然才四十五六岁，徒子徒孙的却一大堆，徒孙徒曾孙们都尊他为“老师公”。老师公去年才得了儿子曲曲，当然是宝贝得很，放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为了让儿子有充足的母乳，老师公三天两头猪蹄、乌骨鸡、鲫鱼、王八的把老婆喂着，喂得南阿娥前面三个下巴，后脖三个褶子，可奶水却吝啬得跟猫尿一般，可怜的曲曲又不喜欢婴幼儿奶粉，瘦得就像草鸡似的。

想到这里，宋紫英的乳腺怒胀了，赶快给儿子喂奶。奶泉太旺，几乎是汹涌而出。壮壮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富余的奶液还是不断地从他的嘴角溢出，顺着下巴和脖子肆意横流。宋紫英每每给儿子洗澡，总能在腋下挖出一块块被儿子体温烘干了的奶粉来。在老家时，左邻右舍谁家的孩子缺奶，就抱过来往她怀里一塞，宋紫英都给好生喂着，陶三河探亲时也不例外。这影响了他们夫妻的亲热，陶三河不满地说：“你也太慷慨太滥爱了吧，捧过你乳房的孩子都可以编一个加强排了。”宋紫英笑笑说，你还吃这些屎娃娃的醋啊？他们饿肚子难受，我的乳房胀着也难受，一举两得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壮壮终于招架不住，他吐掉了奶头，乳汁喷涌而出，宋紫英想找块毛巾堵住“决口”，可是毛巾挂在尼龙绳上够不着，她刚一站起，澎湃的奶水直击对面的板壁，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南阿娥在叫门了。宋紫英把毛巾塞在怀里，抱着壮壮去开门。南阿娥笑嘻嘻地说，大美人啊，我们曲曲又来蹭美人奶来了。宋紫英二话不说，接过了孩子就给了他另一只奶头。曲曲毕竟快周岁了，吃起奶来又狠又急。壮壮晃着一条腿，宽容地笑着看他，看着看着，他好像想起什么，一头扎回母亲的怀抱，重新吮吸起来。

南阿娥说，你衣襟放得这么低，堵了孩子的鼻孔了！说着就伸手把宋紫英的前襟提了上去。宋紫英晃了下脑袋表示抗议。南阿娥说，害什么臊，孩子呼吸要紧！再说奶孩子的女人最伟大最光荣了，神仙见了也敬三分。宋紫英的双乳被彻底暴露了。南阿娥忽然想起一事，说，有你的一封信。说着就回屋拿了来，看看宋紫英双手都抱着孩子，她把信往她的乳峰间一插，那信乖乖地待在那儿，一点也没有要掉下来的意思。

曲曲的麻疹刚痊愈，额上有点点皮屑翘起。宋紫英想，这些日子曲曲

都来蹭奶，妞妞的麻疹肯定是曲曲传染的。可是曲曲的麻疹来的轻松，并不像妞妞这么痛苦啊。她说，阿娥姐，你看我们妞妞出麻，比你曲曲厉害是不？南阿娥说，曲曲是打过麻疹疫苗的，你们妞妞打过吗？

宋紫英的身子一下子凉了半截。在她们那个贫穷的村落，很少有人奢侈到没病就先去打什么预防针的。

宋紫英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当年她和姐姐的麻疹是怎么挺过来的。可是想想自己把父母给气的，也就作罢了。

5年前的那个七夕之后，宋紫英对父母说，你们拦也是白拦，我和陶三河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老宋夫妇顿时如五雷轰顶，痛感一个无价之宝被人毁了。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明女儿在什么时候让陶三河下了蛆。难道就在后山的小树林里？“生米煮成熟饭”几个字像烧红的钢珠子，让宋家老两口和着苦水咽进肚子里，烫得心都焦了，外人却一点都不知道。姚副乡长的桑塔纳在坑坑洼洼的山道上颠簸着，一天三次来宋家造访，宋紫英躲在房里不出来就不出来。把个老宋头气得要吐血。

那是个打场的日子，姚副乡长的普桑晃晃悠悠地又来了。乡亲们把稻谷丢在一边，都围上来看热闹。姚副乡长的右脚刚刚从车里跨了出来，不知哪里飞来一块石片，正砍中了他的脚脖子，脚踝顿时开了花，姚副乡长身子一歪，就摔倒在车轱辘旁。

乡政府的公安员来抓凶手，问围观的群众是谁飞的石子。乡亲们都把头摇得拨浪鼓一样，异口同声地说什么也没看见。但老宋头却偷偷地跑去举报，说是陶三河使的坏，他说村子里只有陶三河有“神镖飞石”的功夫。公安员不由分说就把陶三河拷走了。陶三河挨了顿好审，却死活不肯招供，还口口声声冲治安员要证据，还说他们知法犯法。治安员拿不出证据，关了几夭，白让陶三河吃饭又觉得心疼，只得把他给放了。姚副乡长治好了脚伤以后，再也不敢登老宋家的门了。

老宋头是很想把陶三河送进监狱的，恨只恨村民们没有法制观念，穷乡邻是妒忌老宋家女儿漂亮，妒忌她们攀上高枝，所以才这么装聋作哑。于是老宋头日复一日地咒天骂地，骂宋紫英贱货，不走阳关道偏钻刺蓬窝，咒陶三河是骗子是流氓，将来准要蹲牢狱吃枪子儿，到了阴间还得去掏河背死尸；还断定女儿这辈子要“苦得下眼泪往上流”！宋紫英对最后这句话百思不得其解，就顶嘴道：下眼泪怎么能往上流？除非把我倒吊起来！老宋头没有把二女儿倒吊起来，但就是不答应这门亲事。

那天，胡希礼厂长开着宝马车来接紫云去结婚登记，老宋头对这个乘龙快婿说，留意你城里的朋友，老点丑点都没关系，务必把那个疯丫头嫁到城里去！过了几天，胡希礼真的带来个年过半百的秃子，说是市药监局局长，刚刚死了老婆的。老宋头听说这位局长有三处房产百万存款，且儿女都已成家另住时，就把烟袋一敲，说，好了，就是他了。于是那药监局长成了老宋家的贵客。

为了抵制父亲的荒唐决定，宋紫英把闺房门一插，宣布不吃饭了。姐姐在门外千呼万唤，宋紫英不出来就是不出来。到了第三天，做娘的沉不住气了。她说，老头子，真把她给饿死了，岂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老宋头说，饿死事小，嫁错郎事大，我们指望着她吃香的喝辣的，将来还指望她养老送终呢。老伴说，不是有紫云吗？老宋头说，你懂什么？多一个有钱女婿就等于多买一份保险！

其实宋紫英不是真的绝食，后窗虽然被装了铁栅，但挡不住陶三河的“神镖”，陶三河躲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娑萝树上，一会儿一个包谷，一会儿一个粑粑，有一回还把几只烤山雀砸到宋紫英的怀里。5天过去了，老宋老婆去敲女儿的门。宋紫英装作有气无力的样子哼哼道，快叫那个局长走人，要不，我可就死定了。老太婆赶紧向老头子传达“精神”。老宋头终于害怕了。他隔着门嚷嚷道，死丫头算你狠，叫陶家那小子来，替我把挂在高压线上的那对鸽子弄下来！

宋紫英开门出来，发现老爸的嘴角起了一串燎泡，额上还拱出个脓头疖子。惊问怎么了？老宋头咬牙切齿地说，都是叫你个死丫头给气的！

于是老两口一齐夸胡希礼孝顺，送来了一对活鸽子，说鸽性凉补，合西洋参炖着吃了，去火又补元气。老宋头一时舍不得吃，先用一根细绳子把鸽子拴在两头。谁知这对鸽子竟玩起比翼双飞的花样，刚一腾空，就叫门前的高压线给挂住了，鸽子们又气又急，它们没命地扑腾挣扎，越是这样那绳子就绕得越紧，大家都怕高压线断了闯祸，让老宋头赶快去城里请消防队。

老宋头对陶三河说，小子啊，你把那对鸽子弄下来，我就把紫英嫁给你。陶三河说，你说话当真？老宋头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陶三河想，你假话不多，但也没几句人话。他怕老宋头反悔，就把这事告诉了乡亲们求他们作证，乡亲们都太愿意作这个证了，一下子来了大半村子的人，比换届选举都热闹。

陶三河仰脸看去，高压线杆太高，没有专用工具上不了；就是上去了也没用，因为鸽子缠绕在长长的高压线中间，离电杆远着呢，爬到电杆上

根本够不着。

陶三河想了想，找了块有锋口的石子，想把拴鸽的绳子砍断。老宋头却摆着手说，且慢且慢，有条件的啊。这一呢，不能把高压线砍断，砍断了这大事故你吃不了兜着走；这二呢，也不能把鸽子砍伤，砍伤了你要赔我活鸽来；这三呢，更不能让鸽子逃走。这三个条件有一条没完成，你就别想娶我女儿。

陶三河放弃了锋利的石子，换了块比较圆润的。他半侧着身，拉开了架势，举起了石子，瞄准那绕得极短的拴鸽绳子，只一下，绳子弹跳了起来，带着惊叫的鸽子转了个圈；他又扔了第二块石子，那绳子又带着鸽子退出了一圈，一连飞石七八次，鸽子解套了，它们惊魂未定地飞了起来，可是因为惊惶失措而忘了共同的目标，你拉我扯地消耗了精力，扑棱棱地掉到了打谷场上。

围观的人群欢呼起来，他们把陶三河抬了起来，嚷嚷着新女婿来了，一直抬到老宋头的堂屋里。宋紫英也冲进了人群，朝老宋头嚷嚷：你说话要作数，不作数我就不喊你爸了！恼羞成怒的老宋头对女儿吼道，臭不要脸的，滚吧，给我滚得远远的！

宋紫英没有滚远，只是收拾了东西，滚到陶家去了，陶三河抱着她又哭又笑，兴奋得几个夜晚都不睡觉。为了让心爱的人儿过上好日子，陶三河借了钱，承包了15亩果园，引进了名牌苹果和鸭梨栽种起来。三年过去了，那些果树被他们打理得有模有样果实累累，眼看丰收在望，老天爷却和他们作对，劈头盖脸的一场冰雹，果树折断了，果实砸烂了，对着满眼狼藉的果园，小夫妻欲哭无泪。

讨债的逼上门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小两口商量去外地打工，赚钱还债。可这时宋紫英怀孕了。陶三河舍不得挺着个大肚子的妻子跟着他颠沛流离，他壮怀激烈地对老婆说，我先出去，把江山打下来再来接你！

这话传到老宋头的耳朵里，他冷笑说：打江山？好一个牛皮哄哄！别让人把他的门牙打落就不错了。

江山的确不好打，陶三河在沿海的几个城市干过建筑、蹬过三轮，当过送水工送报工，还干过传销和保险；人累得像鬼一样，却赚不了几块钱。尤其是住的，几十个男人挤在一个臭烘烘的窝棚里，这样的条件怎么能接妻子出来？一直到去年年底，他们都有两个孩子了，陶三河才在天涯镇这家私企泵厂安下身来。

陶三河技术好，脑筋也活络，能下死力干活，在紧要关头，舍小家顾